

父親節感言

昌

老豆：

沒有見你已有三年，身邊的親友，很早不是叫我應該淡忘這件事，便是甚少或幾乎不再提及你，直教我體驗到「人在人情在」這句話，你好像不曾留在我們中間，你的輪椅在你離開後的第二日已經被送走了，難道讓它多待一會也不行？真是那麼阻地方？之後，存放屬於你僅有擺放物品的抽屜，被檢視後，許多物品不是被棄掉，就是眾兄弟取走作留念。我的意思是要那麼快便不容你的物品留存於此？這個地方再不屬於你？不，這個老家永遠屬於你的，縱然你的軀體不在，但是，家中每一個角落，都可以見到你的影像，像廁門旁留有你回望著我的一瞥浮光、窗前留有你扶持以作練腳力的淡影、依稀窗前的木椅還見你側身搶光在閱報中，凡此種種，怎麼能與冷冷的天主教墳場相比？過去兩年的清明節，我不選擇往墳場，表達對你的哀思，是因為那地方對你和我而言，實在太陌生，你只是曾經提過那地方，但我們不曾在這裡建立過關係，留過任何可回憶的事，它不過顯現著可能代表是你的骨灰存放位置，卻存放不了點點對你思念的情懷，深深的愛意。

朋友對我勸慰說，難道這段日子就只有思憶，可從中有所體驗或領悟？老豆，首先，我和老大、五弟在處理你身後事時，合作無間，過往我並不欣賞老大某些做事作風，竟然在這次用得著，使這件事在眾人合作下很快便辦妥，並於往後的日子，我們相處和接觸多了，關係亦改善了。其次，我看到老媽的性情自你去後，漸漸改觀了，她比較接納我們後生的一輩意見，沒有多大發脾氣，這在以前是少見，或許是因為你不臨在，她對我們付出更多依靠。還有我記得以前每當我們令老媽很不悅時，她便會跑到睡房裏喊，而你就會在廳中喊叫：「亞媽！出來看電視啦，躲在房裏做甚麼？」老豆，沒有人會再說這句話，也不會有人促使她這樣做，老媽是你終生所愛、所維護的人，我自當向你學習。

今日是你離去的第三年父親節，猶記首次過第一個沒有父親的父親節，它本該開心熱鬧的，沒有你在，自覺黯然神傷，雖然曾寫過數百字，假裝由你寄出的書信在這慶節以自我慰藉，奈何終究仍是騙人的事實；初期每週六致電話回家，用同一的口吻告訴你我會回來吃晚飯，學著用你同一的口吻來回應自己：「好『額』、好『額』（鄉音)」，也是在騙人；我從來不怕在流動電話的通訊錄中再致電給你，看看會否有人接聽，

如有的話，那個相信是你。過去的日子，每天只能從電腦中翻看你的容貌，腦際中迴盪著你說過的話語，點點的關切垂詢，直覺你還在粉嶺家中，期待著我們兄弟們回來，然而每次回到去，又要假想你上了街，離開時暗想你上了廁所，卻喊叫：「記得拿走鎖匙、銀包、手錶！」。叫我想念你至何時才回來？老豆。

一份份的假想，我慶幸上天還給我懂得記憶的腦袋，使我可在寒冬仍可欣賞到夏季秋菊。錄影帶、相片、成為我主要品嚐過往與你相處時的無窮滋養。老豆，我多渴望在夢中與你相遇啊！因為，影帶和相片都是我們的過去。三年前，我倆已再沒有接觸，我聽不到你的話語，看不到你的表情，更無從感受你對我的愛惜。然而，夢境中的我們可以有不同場景，有交往、對話；不同人物的滲入，正如莊周夢蝶，是你進入我的夢境還是在夢中，我進入你的國度？在我的祈禱中，我多渴求上主容我在夢中與你相遇啊！繼續我倆不斷父子情。

相片會褪色、影帶會發霉、機械會損耗、記憶或會隨疾病而失去；人會死亡，夢境不再，一切人與人努力在世共同建設的關係終有一天先後終止。

我最慶幸的還是在你染病後主動喚回昔日播下信仰的根苗，要求受洗。侄女說是我的本領，因老媽也陪你一起於六年前一起受洗，我說這是天父的本事。之後，你可還記得有一天，我們三人坐在梳化上，你們聽我讀若望福音第十四章嗎？我覺醒到我們早晚會有分開的一天，在這段聖經中不單耶穌預示了我和祂的將來，當刻為已受洗了的你和老媽，正好是一個公共的承諾，有耶穌在我們中間，這信誓讓我知道你往哪裡去了，我們會在這裡重遇，儼如在戰火中一家人約定萬一走失了，先約定在何時何地再會一般，縱然生死未卜，但我們本身也應存有希望、努力往前奔，總想在天鄉再見，還有你每週曾與我們共同享用過的天上聖宴，豈不也是共有的標記嗎？我不是說白話，這個信念是我僅有，亦是賴以為生的動力，不努力奔往，唯恐被人譏笑我們過往一直把持的信仰都是假的——沒有復活。

我真是慶幸在那最後的時段，把握了契機，表達了彼此的承諾，容許我對再遇有憧憬，為我的哀思帶點兒慰藉。

你的兒子 亞昌

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九日父親節